

诗路花语

藏在时光里的画面

■ 郑文秀

这临溪的小城镇
北风一吹，就显得老了一圈
我以失眠的习惯
与书为伍
深高的夜
窗外堆积的风景和仰望的光
都跨不过玻璃挡住的门檻

我无法从容地填写自己的履历
因为我的年龄
和我所走过的路

其实，在前方广场的一角
我真实的人性早已泄露

温暖(三 章)

■ 蔡 旭

三代

儿子下班回到家，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儿子。
兴冲冲地抱过来，亲个不够。
儿子看到他，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也很高兴看到儿子回来。
也很理解——
他并没有看我。

年 龄

好不容易才挤上了公交车，却很容易就得到了一个座位。
是一位年轻人让给我的。
已到了有人让座的年龄，不知该高兴还是不高兴。
后来上了一位更需要的人。
头上白雪的面积比我大，脸上纵横的沟渠比我深。
她推托了几下，才接受了我的让座。
我忽然觉得很高兴。不知是不是因为感到了——
我的年轻。

待 遇

一张老人免费公交卡，这座城市给的。
凭身份证与一幅彩色照片，立等可取。
“嗨！”一位外地人和一座城市
交换了尊重，与爱。

陵城的乡愁

■ 李玉峰

清晨，一觉醒来我睁开朦胧的睡眠
满地的芬芳已唤醒又一天崭新的黎明
朝阳钟情地把窗外的楼群次第种下
公仆似的公交车来回穿梭在宽阔的
马路上
驮着刚睡醒的冬日与出门的人流行
色匆匆
昔日的古城小镇今天已长成大家闺秀
绯红的赧颊裸露在没有雾霾的城市
上空
把生命的锦绣诗行写在蓝天白云下
似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群
是跳动的诗赋迸发的明丽霞光
“南霸天”庄园的门第班駁桑沧
接受一天又一天时光的迁徙对照
苏维埃政府旧址的红墙愈久弥新
接受一拨又一拨世人垂询的目光
老巷里，一个又一个黑夜如潮水般漫
漣而上
耳畔煮沸了一浪接一浪的车水马龙
仿佛向宣告更多新生代元素的到来

小区里、广场上
青年人跳起健美操浪漫飞扬
脸上刻滞岁月沧桑的耆者
夕阳下唱响一首首黄昏金曲
歌声里回荡的是昔日青春的光芒
夜晚，万家灯火炫耀大街小巷巷若白昼
银河的星辉也自惭比人间的圓潤暗淡

依河而建的历史文化公园
踏着清波流淌古典词牌的芳名
似唐诗一样凝练含蓄
像宋词一般委婉细腻
如元曲一样清流悠扬
若话本一般丰富生动
阵阵从邈远扑面而来的是先贤的智慧
更是历史的魅力与过往的灿烂
今天，精神家园的开发建设如火如荼
一个个漂泊的心灵又有了归宿的港湾
远去了的乡愁仿佛只在昨天依然清香
播种憧憬耕犁理想前方航道朝霞满天

满眼的绿色与鲜花站在街道两旁
犹如一支支如诗如画的琴弦
弹拨时代最漂亮的音符
植入花木一线缕细密的生命纹理
一天天与新城同步绽放美丽
新一天的陵城又怀揣新一天的梦想
奏响新的乐曲在岸边缓缓梳妆
浩荡的河水穿越两岸的老街深巷
曙色与暮霭飘逝的渔歌裹着潮头回响



■ 王卓森

从小时候起，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记忆：冬天的后半场，天气一下子往下沉冷一阵后，就渐渐在旷日的晴天和细雨霏霏中，迎来了年。而在这个叫年关的时节，着实让不少人嘴角上火，脚底冒汗，很多本来很轻松的事，这时就被年放大了，都变得十分庄严起来，家里的，朋友的，老人的，小孩的，事事关心，件件纠缠，一壶茶还没喝完，手机响了十下，满耳都是年的事，让人嗟叹时光的机械和粗暴，丝毫不理会人的心情。倒是孩子们是快乐的，放寒假了，作业业一搭没一搭地做一做，就到院子里呼啸，奔跑的速度比年赶来的脚步还要快，还总是问，春节什么时候才到。尽管又如此，大家还是知道，这太平年过了一个又一个，都过得熟昧了，年关的一切小紧张，其实是一种美好灿烂的条件反射而已，暂时压住了人世纷繁的一切，人人向年妥协。俗话说，家家鞭炮声，各过各的年。贾府里过的年，排场大，周章多，规矩也是一层又一层的，刘姥姥乡下过的年，简单，俚俗，小饭小菜，各有各的光景和琐碎，心里装的年是不一样的。

今年，立春过后，年的影子就懂懂可见了。此时，海南似乎打开了一个大风口，初度的春风从更南的地方赶来，一场接一场地吹着，有些冷，有些利索，让一些从北方寒区初来乍到的人也有点不适应，直说这海南的天冷得奇怪，可是一看满街都是只穿两件衣的行人，又不好意思地急忙脱掉身上的毛翻领呢子大衣。这时，天空依然是难得的晴远，云絮像一张张没有印刷文字和图案的白纸，颓唐地飘在天上，像那些不愿回家过年的人的心情。树木依然是绿得与盛夏没有区别，早飞回来的鸟儿在枝杈间占据了春意的一角，互相长久而热闹寒喧，不停地给对方唱歌。流过城市的河流，稀释着城市的故事，一部分人的生活却离不开河流。茶店就开在河边上，这样的茶店生意终日不会冷清，因为河水带来了春初的清风，茶客

什伦苗村的新春祝福

■ 冯本维

很快就到羊年春节了。这天上午，我带五指山市文艺志愿服务队六名书法家到什伦苗村义务为村民书写春联。当小车沿着蜿蜒的山路奔驰时，我仿佛回到了十年前，回想起自己作为镇委书记带着镇干部和村民一起抢修因山体坍塌中断交通的什伦公路的情景，而眼前的什伦公路已铺上了水泥路面，两侧的山体披满绿茵，生长着各种经济作物，郁郁葱葱，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当年沿着一段陡峭弯曲的山路缓缓下坡后，什伦苗村便进入眼帘，一排排平顶房、一栋栋小楼房沿着山坡错落有致地依山而建，有些掩映在半山腰的树荫下，一条哗啦啦的小溪流从山上欢快而下，从村前奔流而过，像跳动着音符，弹奏着春天的鸣奏曲，让我们宾至如归。
我们在村干部的引领下来到了村口，又走了一段坡路进入村里。主村道的尽头是两间小卖部，也是书写春

初度的春风

十分愿意好运气就随着河面上的清风吹来，吹在自己的额头上。一壶粗茶，一碟花生，两个甜点，消解着他们平淡的日子和每天重复的话头。有人说，海南人爱茶，茶店开到年除夕，茶水里晃荡着他们一年来的喜怒哀乐。是先喝一壶，还是先徜徉到博爱路买年货，当然是先喝一壶。这是海南人的一种特别，年的忙碌与紧张，海南人是当作一杯淡茶来饮下的，不知道世界上别的地方还有没有这样的一道风情。

有阳光陪伴，正好可以花半天工夫穿行刚刚修旧如旧的海口骑楼老街，海甸溪上的春风，从连接钟楼、沿江路的条条小横巷灌进来，让旧时光在这骑楼老街里也盈动了起来，使人恍惚间听到了当年人声鼎沸的市声，看见了一排排商铺里正在待价而售的满目琳琅的南洋货。如今，怀旧文化的旅游概念镶嵌进这里的日常经营，散布街边的人物铜雕，门墙上的商号刻字，傍晚的落日余晖，一时获得了某种风雅，然而人们依然相信它已经远去。往年这个时候，这几条骑楼老街是年货的河床，人群汹涌，空气粘滞，全城人不分老幼，都拢来这里大办年货，提着，扛着，拉着，人人都能听到年关的喘息声。现在，年关在另外的街



海口骑楼老街年味渐浓 陈元才 摄

我和琼剧六十年

联的地方。村民小组长小李满面笑容地拿起麦克风通过扩音器大声通知说，市文联带书法家头一回来到村里为村民义务写春联，大家快点过来，挑选中意的春联过年，大家快过来，写春联是免费的。村民先是观望，然后拿起书法家们提供打印好的春联内容认真琢磨着，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外出干部老李仰着头大声说，要过年了，书法家们来给乡亲们送春联，大家有啥心愿，有啥祝福的都可以写。话音刚落，村民就围拢到书法家身边抢占先机。老张桌子前围观的村民最多。一位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高高举起手大声对他说，我刚盖起一栋两层小楼，给我写两副有关勤劳致富奔小康及家庭和睦的春联，希望羊年家和万事兴。老张铺好裁剪好的大红纸，片刻功夫，两副春联就摆好在桌面上。一副是“春光首照勤劳第，霞彩重敷厚道人”，另一副是“马不停蹄奔富路，羊欢翘首启新程”。横批分别是“人勤春早”，“万象更新”。听完老张的讲解，中

年男子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老张来不及放下毛笔，村民就骚动起来。有的大声说，我刚娶了媳妇，要一副吉祥如意春联；有的说，我刚买了辆运输车，要一副出入平安的春联；有的说，我女儿今年要参加高考，要一副励志拼搏的春联，希望她金榜题名；有的开玩笑问，有没有买彩票中奖的春联，引来一阵哄笑……老张被村民的心愿招架不住，放下手中毛笔，摆摆手大声说，大家安静，不一会儿，保证大家如意。话音刚落，突然响起一声中年妇女的喊声，我要六副“家和万事兴”的春联。有人质问，王姨要六副春联干嘛？王姨理直气壮说，我五个姐妹天刚一早就运瓜果去市里卖，留下我来要春联，我们都要“家和万事兴”。老张大声对同来的老洪、老王、老李、老陈、老邢说，每个人给她们写一副好不好？好的……不一会儿，村道上、路边堆放的水村上、拖拉机上，只要有空地都摆满了春联，几乎把什伦苗村染红了。
我拿着手机照相，拍下六位书法家埋头挥毫的动人身影，捕捉村民喜笑颜开的幸福瞬间，然后坐在小板凳上发微信，第一时间把相片发到朋友圈，不一会儿就收到近百个点赞和多条加油鼓劲及慰问的评论。我正洋洋得

意，突然耳边响起叫喊声，老书记，是您啊！我抬起一看，这不是老邓吗？我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问，怎么这么晚才来？老邓腼腆地说，今年承包了一个鱼塘，饲养了三十头猪和两三百只鸭子，家业大了，忙得很。我问，结婚了没有？老邓哈哈笑说，孩子都有了。我很是惊讶，要知道十年前，老邓可是一个老光棍，好吃懒做，是镇里挂号的贫困户，每次到村里检查工作，我少不了到他家做思想工作。想不到十年后，老邓终于修成正果。
我正感叹时代变化日新月异，老邓手里已经拿着一副写好的春联“敬业家皆富，和谐国更兴”站在我面前。我问来年有什么心愿呢？老邓胸有成竹地说，如果一切顺利，来年准备办个农家乐。
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为村民义务书写春联活动圆满结束。在回来的路上，六位书法家谈起各自的收获。老张用一副春联作了总结，“国家强盛固疆土，民众丰饶享太平。”我默默地看着车窗外流动着的满山生长茂盛的经济作物，忽然闪念，明年春节再来书写春联时，什伦苗村村民又会有什么样的心愿和祝福呢？我好奇地期待着……

二表叔的灶火

■ 李树林

去年，我回到离别多年的老家过年，到家第二天便是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日子。村里的年味已经浓起来，一派节日的喜庆气氛。
看望二表叔时，他老人家正蹲在土灶前，往灶膛里添柴草，锅里的肉香夹杂着柴草的烟气，让人垂涎，又呛得受不了。透过烟气，看到灶台规规矩矩地摆放着水果及糖等食物。灶台边的土墙上贴着“定福灶王爷”和倒贴的“福”字。我说：“把灶台装扮的快像舞台了，太喜气了。”二表叔认真地说：“今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
孩子们批评二表叔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过这种钻木取火般的“原始生活”，并买回液化气罐和灶具。“为你娘做饭方便，我同意平时用液化气，但过年必须用土灶。”二表叔提出条件，说，“起码腊月二十三这天得给‘灶王爷’提供上天言好的便利。”孩子们想：等二表叔尝到液化气的甜头，会自动放弃土灶。也就答应他的条件。
于是，从冬闲开始，二表叔便为过年忙活得不亦乐乎。天天进山拾柴草，进入腊月，柴草已堆满院落。等把土灶砌好，便让二表嫂尽量少使用液化气，而从早到晚把土灶烧得旺旺的，日日炊烟袅袅。这时，被土灶的柴火映红脸膛的二表叔，喜不自禁地说：“这灶火才烧出过年的味道来了。”
二表叔的土灶一直烧到初二，这天是“灶王爷”下凡人间，保新年平安，又是嫁出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二表叔再次庄重地把土灶台摆满鸡鸭鱼肉，往灶膛里添上最后一把柴火。因为从初三开始土灶会渐渐少用，烧水做饭改用液化气。

孩子们开导二表叔，说送和接“灶王爷”只是一种民间习俗。要想真正年年生活美好，还得靠双手，勤劳致富。

深深同窗情

■ 吴文生

十月的湛江，中大哲学系干部专修科工会班同学，在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聚会。
俗话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见到一张张曾经熟悉，但此时又似乎有些陌生的模样，从依稀的记忆中寻找他们的名字，当双方轻拍自己的脑袋，在稍作思考后，又几乎同时叫出对方的名字时，不仅是双方，就连在场的人都发出了欢快的笑声。虽然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貌，却也给我们带来成熟和沉稳。
晚上八时正，同学联欢晚会在驻地会议厅举行，当我们步入大厅时，一副金色红底的对联格外引人注目，上联曰：“同窗两载南海之滨寻旧梦”，下联是：“毕业卅年今日聚会放长歌”。我心里猜测，准是班里那位多才多艺的吴兆全的杰作。后经打听，果然是他。望着这副对联，又把我们带回三十年前那难忘的岁月。
三十年前，我们怀着梦想和憧憬，相识相聚在花城广州，度过了人生最珍贵最浪漫的时光。这三十年来，同学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奋斗，一路走来实在不容易。有的同学沉浮于宦海仕途，终于事业有成；有的同学投身商海，凭借勤劳和智慧发家致富；有的同学由于单位的邀请提前退休，却靠过人的智商在股市里左右逢源，日子也过得潇洒自在。岁月沧桑，却洗不去我们心中那份深深的同窗情谊。
联欢晚案由江丽同学主持，她先为大家表演了近年来自编自导的广场舞，她那娴熟的舞姿，博得大家阵阵的喝彩和掌声。接下来，每人都作了简短的自我陈述，之后，有的高歌一曲，有的朗诵诗场写好的短文和诗，有的则用流利的英语朗诵当年在天安门受到毛主席检阅后，给父母亲写信的激动心情。节目丰富多彩。当晚，同学们都沉浸在这欢乐的气氛中，久久不愿离去。

聚会第二天，我们游览了风景如画的湖光岩，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的“玛珥湖”。在介绍大厅里，通过视频短片告诉人们，15万年前由于火山喷发，地壳激烈的运动，把海南和雷州半岛的板块撕裂，海南从此成为孤悬海外的岛屿。半天的游览，大家把欢乐和笑声洒在了这迷人的湖光山色中。中午时分，我们在一家别致的农家餐馆用餐，卢展同学特意带来几瓶家乡的佳酿特曲，大家把酒言欢。
短暂的三天聚会转眼就过，假日大酒店成了同学们告别的场所，此时此刻，有的拥抱，有的叮嘱，有的紧紧握手。真是多少感慨一时纵，泪水莹莹动！看到同学们这种难舍难分的场面，我想起了一首在《雨霖玲》里的首那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和我们此时的心情又是多么的相似。在回琼的轮渡上，武宪同学望着渐渐远去的雷州半岛，百感交加，作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的他，自然不会放过此时的赋诗灵感，只见他拿出纸和笔，信手拈来一首诗：“今来相聚又分离，情意缠绵共此生。男女同窗言语近，心依南粤步难移。”随后，闻盛同学也作了一首：“执手相看泪水弹，湛江别后与谁谈？今从股望南来雁，常有佳音到海南。”短短的两首诗，字里行间，洋溢出的是同学们之间那份浓浓的情感。

书画六十载

■ 冯慧瑜

对于我这个祖籍在外地的人来说，琼剧是陌生的，脑海中对琼剧的印象多数来自于周末时海口博爱南路及红城湖路经常举行的搭台戏班唱段表演，每每经过，我也会驻足观看一番，虽说听不懂，但也能感受到其中的韵味与悠长。说来也巧，机缘巧合之下，我接到了陈育明先生著作的责任编辑任务。

由于不懂琼剧，因此初见陈育明先生之时颇为淡定，只觉得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作者器宇不凡，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普通话很标准，跟我想象中的琼剧演员很不一样。第一次见面，与陈老师先生大致聊完了图书的出版流程、版式设计、体例格式等问题，送走他之后，才有上了些年纪的同事过来围着我，对陈老师的情况问东问西，我这才知道，原来我接待的是一位著名的琼剧表演艺术家！陈育明先生从十五岁开始表演琼剧到退休，近六十年，其间主演过近百种剧目，成功

塑造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荣获过中国第三届“金唱片奖”，是海南琼剧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被誉为琼剧的“金嗓子”。据说，在海南乡间，陈老的受欢迎程度绝不亚于偶像明星，不仅如此，退休后的陈老师还积极参加琼剧这一传统文化的宣传工作，因其表演水平高，表达能力强，影响力广，于2009年被中国文化部授予琼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荣誉称号。

看着同事们眉飞色舞地向我介绍陈育明先生的光辉事迹，顿时对陈老师肃然起敬，同时也感觉到手上握着的书稿沉甸甸的，陈老师从艺60年的精华尽在其中，我可不能搞砸了！当天下午，我就推开了手中的活儿，认真拜读了陈老的初稿。翻开陈老的书稿，就停不下来，这都是其一篇篇记录下来的小短文，分别有“人生之旅篇”“师徒情谊篇”“舞台感悟篇”“出访交流篇”“岁月随想篇”“附录”六个部分，书中有写到他穷苦的童年，如《童年那些事》中他这样心酸地写道，“我八岁那

年，母亲就因妊娠得病，旧社会又缺医少药，加上封建迷信害人便不幸离开人世”“继母每月一趟肩挑二十个椰子跑二三十里路到清澜港的鱼摊上去换鱼汁回来煮熟后配番薯饭吃。但吃饭时，她有个规矩：每半碗鱼汁端放在簸箕里，每个人吃一口饭时，只准用筷子沾一次，沾两次就要挨打”；还写到少年从艺的艰辛，如在《粉墨生涯五十年》中陈老师如此回忆学艺生涯：“一年中，在戏院里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又得下乡了。只要一下去，就是几个月不等。全团每个人都拎着一个铁桶，一个包袱。铁桶里装的是双布鞋或木屐和拖鞋，还有一只既用来漱口又当碗吃饭用的口盅，里面还塞着毛巾和牙刷、牙刷，包袱里卷的是两三套寒暑并用的衣服。”书中最为精华的部分要数中年时期陈老师对舞台的感悟，这一章节中的“论演员与角色”“再论演员与角色”两篇文章在从理论角度深入地分析了二者的关系之后，陈老师还作出了总结“无论是唱、念、作、打，水平都要达到

应有的高度，臻至完美，才能让人诚服。“情”也一样，表演者首先要投入，要动情，以情感人，才能使观众产生共鸣。台上‘痴’了，台下才能‘颠’了”，这充分展现了随着艺术理论的成熟，陈老师对“演员与角色”的关系认识与理解愈发地炉火纯青；当然还有陈老师将至退休之时对岁月的随想，文笔流畅而引人入胜，犹如身临其境之感，读来无不为之动容，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感动。
陈老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品质，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书中彩色插图的选择，再到文章内容的修改，陈老师不厌其烦地多次前来出版社进行修改，跟着编辑和设计人员一起，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一幅图一幅图地检查。也正是因为有陈老师这份坚持不懈的精神，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一次又一次地润色，从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历时近5个月的编辑，陈育明先生的《我和琼剧六十年》终于付梓出版了！